嘯亭雜錄

嘯亭雜錄卷之八

內務府定制

自古宮禁服御飲食燕好必須有專司之者惟周禮分司各官統屬冢宰所以合宮府為一體其制實為良美後世人主皆委宦寺掌之故閹人得以專擅因之越俎犯章干預國柄皆因暬御僕夫不得其人故也我 朝龍興之初剏立內務府以往昔之舊僕專司其事入關後復以明三十二衛人附麗之凡 內廷之會計服御物飾宮御武備等皆統屬於內務府大臣紀綱嚴肅與周制統

屬於冢宰之制相符其閹人寺宦則惟使之供給洒埽之役毋得任事將漢唐宋明歷代諸弊政一旦廓而清之其法度之精詳規模之宏遠尤為超越千古矣其職掌廣儲司凡庫有六曰銀庫曰緞疋曰衣庫曰茶庫曰皮庫曰瓷器庫各有專司惟茶庫兼收人蔘為六庫中之最要初名御用監順治十八年改設專司焉其初本府進項不敷用時檄取戶部庫銀以為接濟乾隆中　上親為裁定汰去冗費若干歲支用六十餘萬兩其後歲為盈積反充外府之用較諸明代每勒取金花銀兩徒充閹人之橐槖者真不啻霄壤之別也會計司掌領皇莊田畝諸事田地各有等第　盛京

莊八十有四一等莊三十五二等莊十三等莊八四等莊三十四
山海關外莊二百十有一一等莊六十六二等莊四三等莊二十
四等莊百二十一喜峯口古北口外莊百三十八均一等歸化城
莊十有三畿輔莊三百二十有二一等五十七二等十有六三等
三十八四等二百十有一半莊七十一每莊設莊長一人瓜田菜
園置長亦如之莊賦共地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有奇
賦糧九萬三千四百四十石拔二千二百二十五石芻八萬一千
九百四十束谷有奇凡編比壯丁每三年一次　盛京及關外口
外各莊由總管將軍都統等畿輔由府委官各具冊於府由府彙

冊奏　聞凡皇子分封各按爵秩給以莊地人丁公主郡主贈嫁亦如之選宮女於內府三旗佐領內管領下女子年十三以上者造冊送府奏交宮殿監督領侍等引　見入選者留　宮餘令其父母擇配其留宮之女至二十五歲遣還擇配凡收錄內監由禮部冊列姓名籍貫移府總管太監察其來由無異乃委年老內監一人驗實具奏候　旨分撥年老者聽其回籍為民凡支領內監月費執事人匠役餼廩皆隸之掌儀司凡饗　奉先殿之禮於大內景運門之東建　奉先殿朔望瞻拜時節薦新牲忌祭享出入啟告以展孝思　前殿　後殿均九殿中為穿堂以聯前後緣

以周垣供奉 列聖 列后神牌凡朔望 萬壽聖節元旦冬日
及國有大慶均恭奉 列聖神牌 前殿祭享禮成還御 後殿
寢室其禮儀祭器一如 太廟之制惟不設牲俎不行飲福受胙
禮王公不陪祭其樂名貽平敉平敷平紹平光平儀平諸名異於
太廟之奏其遣官行禮亦與 太廟儀同凡遇 列聖 列后
諸 聖誕忌辰及元宵清明中元霜降歲除等日於 後殿行禮
神位前設有鐙酒脯果實焉 壽皇殿尊奉 仁皇帝 憲皇
帝 純皇帝御容凡遇 聖誕及忌辰 皇上躬率 諸皇子及
近支王展謁行禮其歲時奠獻一如事生儀凡燕外藩之禮歲除

及正月十五日　賜外藩蒙古宴奏請　欽命進酒大臣內管領備筵九十席宴於　保和殿及　正大光明殿屆時鴻臚寺理藩院引蒙古王公台吉入領侍衛內大臣序王公班次八旗一二品武職亦預焉　皇上陞奏隆平之章蒙古王公武大臣各就席行一叩禮座尚茶正陞遐　御筵降迺進茶丹陛清樂作奏海宇昇平日章尚茶正率侍衛等舉茶案由中道進至檐下正中北嚮跪注茶於碗進茶大臣奉茶入中門羣臣皆就本位跪進茶大臣由中陛升至　御前進茶退立於西　上飲茶與宴之臣僚咸行一叩禮進茶大臣跪受茶碗由右陛降出中門衆皆坐侍衛等分

賜與宴臣僚茶皆於本位一叩飲畢復行一叩禮尚茶正徹茶案
退樂止展席冪乃進酒如進茶儀進酒大臣出尚膳正率尚膳進
膳殿廷清樂奏萬象清甯之章尚膳正奉 旨分賜食品於各席
遍樂止奏慶隆舞揚烈舞(儀見後卷)以次畢 殿內奏喜起舞畢 上
簡召王公大臣賜酒羣臣咸跪受一叩卒飲朝鮮國俳進百伎並
作退尚膳正升徹 御筵降與宴之王公大臣等謝宴行一跪三
叩禮丹陛大樂作奏治平之章 皇上還宮鴻臚寺理藩院引外
藩及百官以次退 皇子成婚公主下嫁設宴其邸與 內廷宴
同凡 皇子婚禮先期移文欽天監諏吉以 聞乃命夫婦偕老

之大臣傳制曰以某官女某氏作配我 皇幾子爲福晉福晉父
闔族謝 恩行三跪九叩禮擇吉簡內大臣侍衛隨 皇子詣福
晉家行定親禮福晉父率闔族絲服迎於大門外延 皇子入至
正寢於福晉父母前行三叩禮畢 皇子回宮福晉父率族人送
大門外諏吉行納采禮以內務府大臣宮殿監督領侍充使及門
福晉父迎入中堂謝 恩行三跪九叩禮興宴大臣陪福晉父及
族人之在官者宴於中堂內務府命婦女官同陪女眷宴於內室
畢內務府大臣暨宮殿監督領侍回朝復 命成婚先一日 皇
子於 皇上 皇后前行禮福晉母率諸婦至 皇子所居宮中

設牀帳粧奩工部於宮門及　皇子所居宮皆懸綵屆吉時於
皇子宮設錦褥二東西嚮設酒饌案於前置兩爵兩巹於案請
皇子西面福晉東面相嚮行兩拜禮各就坐執事者執金瓶女官
以巹爵酌酒合和以進　皇子與福晉皆飲乃進饌酒饌三行
皇子與福晉皆起仍行兩拜禮徹饌案次日　皇子偕福晉朝見
皇上　皇后女官二人引　皇子居左稍前行三跪九叩禮福
晉居右稍後行六肅三跪三叩禮公主下嫁亦如之王公之女奉
旨授為和碩公主郡主暨宗女撫養　中宮者其下嫁之禮各
視爵秩以別差等筵宴會禮部辦理其進時憲書進春牛皆如禮

部儀凡妃嬪大事皆會禮工二部按例導行都虞司掌　內府兵衛等事凡訓練內府護軍驍騎歲以春秋二季由該管官督率操演各賞罰有差凡宿衛　大內護軍統領宿　神武門內掌　順貞門鑰其　大內後複道中皆內務府護軍直宿其直宿西華門北者合護軍驍騎步軍及三旗服役人鑾儀衛校尉別立班次曰防範兵專司戒火凡　皇后　內廷主位出入以內務府總管或散秩大臣一人司官八人內府護軍統領一人護軍參領四人護軍校十人率護衛豹尾班執鎗者十人佩儀刀者十人翊衛護軍百人導引扈從　皇子福晉出入遞減騎從凡畿輔　行宮京東

七處京西四處京北六處口外十三處各設千總若干人分隸湯
山盤山黃新莊熱河各總管管轄凡捕牲烏喇官弁亦隸屬焉慎
刑司專理太監蘇拉等詞訟凡審讞內府所屬人犯罪在杖一百
以下者本司依律議結杖以上者皆移送刑部定擬如事干 宮
禁者請 旨鞫問凡內監私逃按其次數分別自首被獲治以枷
杖之罪營造司凡匠役均有定額內府所屬人在官執藝者於佐
領管領下選取招募民匠於工部咨取又設司匠領催以督率之
缺則取補惰則革除凡修造 紫禁城內工程小修大修建造皆
會工部 大內繕完由內監匠人 皇城牆垣有應修理者奏交

工部均由欽天監諏吉興工慶豐司凡牧所定額設　内三圈於
西華門外養肩牛十有二犆牛六牡牛三青牛一乳牛無定數設
三外圈於　南苑設羊六圈於豐臺設牛羊羣牧於張家口外各
牧所牛羊均由該管官烙印凡典牧凡設廐長廐副若干人廐丁
司菽等夫以遞增減口外牧羣設總管一人副管二人牛羊羣協
領牧長牧副牧丁若干人隸張家口外總管管轄大凌河牛羣隸
盛京將軍管轄凡　郊　廟祭祀皆用廐牛馬凡出牧歲以三
月十五日後四月初一日前均於　南苑空閑豐草之處牧放停
止芻菽以九月二十日後十月初五日前各歸原圈飼養凡勸懲

內外各園視牛犢羓損之多寡以别功過游牧諸羣每三牛三年孳生一犢三羊三年孳生二羔於定數内缺少者治罪定數外孳生者由該總管奏　聞上駟院凡囿牧設内廐於　皇城外廐於南苑設牧羣於　盛京及張家口外以畜馬蕃庶積其數而頒之凡出牧勸懲稽查與慶豐司牛羊同凡供直馬以内廐御馬四齊其毛具鞍轡立院門外　行幸駐蹕以　御馬六立園門右如之凡遇　車駕巡幸日以十馬備　上乘御由内院大臣奏請於　御馬内簡其尤良者以從其需用駕車馬公馬及橐駝之數附疏以　聞其扈　蹕之各執事官役内監所乘之馬由所司行院如

數以公馬撥給凡禂馬歲春秋二祭禱馬於神繫帛於御馬鬣尾
以為識凡三十匹附養四色馬四十匹今祭　堂子率以十匹詣
神前受釐繫絲帛亦如之奉宸苑掌　御園亭河道　南苑西
山稻田諸事凡網戶沙河二十六人霸州四十六人江南六人歲
給銀米有差其河道應通濬者知會工部修理凡稻田玉泉山十
有五頃供　上方玉食餘田三十餘頃皆徵租賦　御河三海諸
處歲各有蓮藕之租均量地薄徵以供　內廷蒔植花卉之用武
備院掌　上甲冑弓矢兵仗及鞍轡行帳諸事凡御蓋　皇上御
殿設繡蓋　巡幸鹵簿設黃羅銷金九龍三檐曲柄華蓋凡設褥

上春冬用黑貂夏秋用黃龍綺均於換季日更易凡兵仗皆由
院敬謹修造　御用弓矢皆選　盛京之良楛砮石成造凡採辦
物料歲支崇文門稅務銀千兩交各省敬謹採辦以上皆內府之
所專司若內務府大臣得人則宮府之禁綦嚴紀綱肅整實為超
軼漢唐諸制多矣

堂子

國家起自遼瀋有設竿祭　天之禮又總祀社稷諸　神祇於靜
室名曰　堂子實與古明堂會祀羣神之制相符猶沿古禮也既
定鼎中原建　堂子於長安左門外建祭　神殿於正中即彙祀

諸 神祇者南向前為拜 天圜殿殿南正中設 大內致祭立
杆石座次稍後兩翼分設各六行行各六重第一重為諸 皇子
致祭立杆石座諸王貝勒公等各依次序列均北向東南建 上
神殿南向相傳為祀明將鄧子龍位蓋子龍與 太祖有舊誼故
附祀之歲正朔 皇上率宗室王公滿一品文武官詣 堂子行
拜 天禮凡立杆祭神於 堂子之禮歲以季春季秋月朔日舉
行祭日懸黃旛繫綵繩綴五色繒百縷楮帛二十有七備陳香鐙
司俎官於 大內恭請 神位由 坤甯宮以綵亭舁出行中路
至 堂子安奉於祭 神殿內東向陳糕餌九盤酒琖三 圜殿

陳糕餌三酒醆一楮帛如數司俎官以贊祀致辭行禮　大內致祭後越日爲馬祭　神於堂子如儀凡月祭孟春上旬三日餘月朔日　大內遣司俎官率　堂子官吏於　圓殿奠獻糕酒行禮如儀是日內領管一人於　上神殿獻糕酒楮帛親郡王各遣護衛一人於　上神殿獻楮帛凡浴佛之禮歲以孟夏上旬八日司俎官率執事人等自　大內請佛至　堂子祭　神殿陳香鐙獻糕酒王公各遣人獻糕執事獻盥盤贊祀二人浴佛畢六酌獻三致禱如儀是日　大內及軍民人等不祈禱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凡出師展拜　堂子之禮　皇上親征如仁皇帝征噶爾丹事諏吉起

行內府官預設　御拜褥於　圜殿外及內門外　御營黃龍大纛前兵部陳螺角鑾儀衛陳鹵簿均如儀　皇上先詣　圜殿次詣纛前均行三跪九叩禮大軍凱旋　皇上入都門先詣　堂子行禮　命將出師　皇上率大將軍及隨征將士詣　堂子行禮儀均與　親征同凱旋日詣　堂子行告成禮均與古之禡禂告功明堂之禮相同實　國家祈禱之處　百神之所佑庇與商周之制若合符節所以綿億萬載之基也

額經畧

額經畧爾登保　吉林人少以侍衛從傅文襄王征臺灣廓爾喀苗

疆諸部落有功游至副將統領楚苗之役公受瘴得疾時傅文襄
和宣勇相繼卒亦有傳公已故者其家已爲之設位祭久之始知
其訛嘉慶己未冬授經略督辦三省教匪公雖武人爲富尚書德
甥故夙知兵法待下過嚴然遇有功者必親爲撫視又延胡學
士必顯爲幕客凡出師皆請其參酌故每戰必勝賊皆畏懼聞慶
總憲溥言公行師川楚時如數日不遇賊則抑鬱不樂鞭撻士卒
不已聞鼙鼓聲即踴躍擐鞍指揮三軍欣然從事及凱師歸公必
命烹肥羊呼衆將士至邀與同食公親持刀爲之割削視諸將如
骨肉言語質朴如違其制則當筵鞭罵初不少貸一日游總兵雲

棟達公節制至敗衂公罵之曰汝何畜產乃敢違乃公令以致敗辱如楊遇春小兒斷不至若此時楊方在坐而公初不顧忌其真率也若此故人皆為之用命甲子春歸朝任御前大臣余於朝廊遇之高不逾中人性和靄初不意其勇烈若此也乙丑秋病篤時上遣莊親王往視王嘉其勳績公瞪目曰吾有功公可計殊愧死矣其謙冲又如此然性好殺戮捦賊至無論老稚盡皆殲滅嘗曰毋留此賊種致他日更生事變也故卒無嗣人皆為之惜云

札克塔爾

札克塔爾金川番部人其父某為索諾木所殺故公自弱冠投誠

因秘獻入番捷徑阿文成公得以進兵成功　純皇帝憐其幼稚命近臣撫視之後游至護軍統領公雖外夷性敏捷川楚之役公每膺師旅未嘗敗北軍中敬畏之呼田苗張無敢攖其鋒者丙寅秋瓦柴關兵變公首趨赴時西安駐防兵已為賊冲潰勢甚猖獗公怒馬獨出手殺數賊賊有識之者譁曰苗張至矣因皆奔潰楊時齋提督繼至為之撫慰賊皆棄甲請降是役往返不逾二十日皆二公之功也壬甲春病卒於邸　上悼惜之賜金幣令人董其喪焉

西山活佛

乾隆乙巳丙午間有順義民婦張李氏善醫術兼之符籙祈禱之事病者服其藥輒瘥又有宦家婦女為之延譽爭建西山三教菴西峯寺與之居處為供奉號為西山老佛從燒香者既眾男女雜沓頗有桑間濮上之疑為有司所懲治將張李氏伏法其風始熄云

法和尚

乾隆中有法和尚者居城東其寺勢甚薰赫所結交皆王公貴客於寺中設賭局誘富室子弟聚博又私蓄諸女伎日夜淫縱其富逾王侯人莫敢攖果毅公阿里袞惡其壞法乃令番役陰夜踰垣

擒之盡獲其不法諸狀阿恐獄緩為之緩頰者眾乃遍集諸寺僧寮立莚杖下踰時要津之托始至已無及矣人爭快之至於市井間繪圖鬻之久之未已也

阿里瑪

國初有驍將阿里瑪者能自握其髮足懸於地又能舉 盛京實勝寺之石獅重踰千斤戰功甚鉅入京後所為多不法 章皇帝欲置於法恐其難制有巴圖魯占者其勇亞於阿因命其擒之占至阿邸故與之語猝握其指阿怒以手拂占擲於庭外數十武因數之曰汝何等人乃敢與吾門勇耶占以 上命告阿笑曰好男

兒安惜死為何須用紿計耶因受縛坐車中赴市曹至宣武門阿曰死則死耳余滿洲人終不使漢兒見之誅於門内可也因以足絓城門甕洞閭車不能行行刑者從其語阿延頸受戮其頸脉如鐵刀不能下阿自命占以佩刀割其筋然後伏法亦一奇男子也

三焦

醫家載十二經之脉其所言手少陽三焦者人莫能指其定處諸醫家或分上中下三俞為三焦以敷行之然六陽經絡背為六腑之所繫故命為陽未可統指背俞謾無定所盖三焦男子藏精之處為腎臓之外腑腎賦形有二故膀胱三焦分為其腑即命門之

關鍵也或有被磔刑者見其膀胱後別有白膜包裹精液此即三焦之謂也世之盲醫不察而忘相揣擬故使十二經之名殊缺其一亦古今行醫者之所宜曉也

秦腔

自隋時以龜茲樂入於燕曲致使古音湮失而番樂横行故琵琶樂器爲今樂之祖盖其四絃能統攝二十八調也今崑腔北曲即其遺音南曲雖未知其始盖即小詞之濫觴是以崑曲雖繁音促節居多然其音調猶餘古之遺意惟弋腔不知起於何時其鐃鈸喧闐唱口囂雜實難供雅人之耳目近日有秦腔宜黄腔亂彈諸

曲名其詞淫褻猥鄙皆街談巷議之語易入市人之耳又其音靡靡可聽有時可以節憂故趨附日眾雖屢經　明旨禁之而其調終不能止亦一時習尚然也

王樹勲

王樹勲江都人其父某曾任微職樹勲幼入京應試不售乃於廣慧寺為僧法名明心性聰悟剽竊佛氏絮語以為直通圓覺又假扶乩卜筮諸異術京師士大夫多崇信之樹勲以重賄賂諸人之閽寺故多探刺其陰私事而楊言於外故人俞尊奉之蔣予蒲麗士冠等以詞垣名流甘列弟子之位其餘達官顯宦為其門人者

無算朱文正公正人也亦與之談晤其他可知矣爲和相所訪拏

樹勳復以重賄賂司員吉倫爲之袒護因未減其罪勒令還俗而

已樹勳後游蕩江湖間時値川楚教匪倡亂松相公筠時督師湖

北樹勳仗策軍門松公故喜佛法樹勳投其意指公大賞鑒因命

易裝爲道士入某寨中說賊降公大悅奬以七品官銜樹勳復從

軍數載積功至襄陽太守當入都引　見刑部尚書金光悌貪吏

也因其子病劇延樹勳醫治樹勳怵以禍福光悌至長跪請命人

閧傳爲笑談爲御史石公承藻登諸白簡　上下其章訊之得實

上奬之曰真御史也因褫樹勳職遣戍黑龍江光悌以先物故

得免置議蔣子蒲宋鎔等黜降有差夫樹勳以一浮蕩僧人乃敢以口舌干請諸大僚為之薦引致身二千石之貴其雖遭遣戍謫死窮荒不無厚幸諸名士以翰墨名流而甘為緇衣弟子以至遭其笞撻之辱亦可謂斯文埽地矣

畫眉楊

京師有善作口伎者能為百鳥之語其效畫眉尤酷似故人皆以鸞鳳翱翔戛戛和鳴如聞在天際者至於午夜寒雞孤牀蟋蟀無不酷似一日作黃鳥聲如睍睆於綠樹濃陰中韓孝廉崧觸其思鄉之感因之落涕亦可知其伎矣

魏長生

魏長生四川金堂人行三秦腔之花旦也甲午夏入都年已逾三旬外時京中盛行弋腔諸士大夫厭其囂雜殊乏聲色之娛長生因之變為秦腔辭雖鄙猥然其繁音促節嗚嗚動人兼之演諸淫褻之狀皆人所罕見者故名動京師凡王公貴位以至詞垣粉署無不傾擲纏頭數千百一時不得識交魏三者無以為人其徒陳銀官復髫齡韶秀當時有青出於藍之譽長生既蓄厚貲乃抽身歸里陳遂繼其師業當時百官殷富習俗奢靡故二子得以媚取為和相所覺察因荷校銀官於緹帥署前以辱之為緩頰者皆謫

貶有差乃逐隊銀歸川中其風稍息銀官不知所終嘉慶辛酉長生復入都其所蓄已蕩盡年逾知命猶復當場賣笑人以其名重故多交結之然婆娑一老娘無復當日之姿媚矣壬戌送春日卒於旅邸貧無以殮受其恵者為董其喪始得歸柩於里長生雖優伶頗有俠氣庚子南城火災形家言西南有劍氣沖擊長生因建文昌祠以厭勝又納蘭太傅孫成安者初與其狎昵後遇事遣戍歸貧無以立長生嘗贈恤之亦其難能也

茅麓山

茅麓山在鄖陽界毗連三省廣數千里明末時流賊餘黨郝摇旗

等竄入其中復有明疎宗某郝等崇奉為主恃險假息康熙初命圖文襄公海為督師同川督李公國英護軍統領穆公哩瑪率三省兵會勦諸將皆於層巖陡壁間草衣卉服攀援荊葛而進逾年始蕩平其巢穴故今京師中諺語有其事險難者則曰又上茅麓山耶則當日之形勢可知矣

煙蘭小譜

自魏長生以秦腔首倡於京都其繼之者如雲有王湘雲者湖北沔陽人善秦腔貌疎秀為士大夫所賞識有宗臣某嘗折其園中樓閣為其償逋債湘雲性幽蒨善繪墨蘭頗多風趣余太史集為

之作煙蘭小譜以紀一時花月之盛以湘雲爲魁選云後湘雲改業爲商賈家頗富饒至今猶在云

喬道人

乾隆庚戌辛亥間有喬道人自陝右至貌清癯隺立面微暈紅自云數百歲曾經明末鼎革事與孫百谷周忠武相交言皆妄誕然談兵家事歴歴如繪或云爲年大將軍之遺卒曾經青海戰事故所言了了然無左證也今漕帥李公奕疇深爲崇奉喬居一小菴中飲啖如常毫無他異壬戌五月中卒於旅邸亦卒無他奇驗蓋如抱朴子所言古强類也又有某道士居西城紅廟玉皇閣能頂

知和相死期辛酉夏大雨鈕鈷祿緹師明安嘗延其在海淀寺中築壇祈晴頗有小驗　上以其惑衆命逐出境外亦不知其所終

岳少保之死

昔蘇東坡以不及見范文正公為恨蓋不同朝故也岳少保起入為少宗伯時余已任散秩大臣因直宿　中禁不得常至西苑故未能與公一會至今心猶耿耿聞公入都時已抱沉痾京中素無邸舍因寓居友人家中後病篤時遷於某寺中龕燈繐帳渾如旅客實近日大僚中所罕見者其夫人賴友生為之置室親織紡以度日而其本旗都統某因公有代屬員分賠款項立逼夫人鬻室

充公人皆為之切齒未逾歲某卒以貪事敗死

毒死幕客

有某江督任蘇撫時其父為福建將軍某歲出洋船數百艘名為其父歆膳之費實陰鬻米於外洋以獲重利皆幕客某為之經理後江督高文端晉聞客綠達幕事欲親為延聘某公恐洩其陰事因延幕客會飲置毒酒中以滅其口至今蘇人猶能言之

閔撫軍

閔撫軍鶚元烏程人中乙丑進士累任安徽江蘇巡撫初任皖時以廉潔自重布衣蔬食接見僚屬必談性理近思錄諸書背誦如

瀉水狀人皆服讋袁簡齋先生笑曰如其廉潔果實不過高辛氏之孽子流耳況外木強而內多狡詐不近人情乃王荆公之絮餘徒貽害蒼生耳人皆以其言為過當及撫吳日頗改前節甚日進動踰千萬人始服袁之言時李昭信相國以貪墨獲罪 上嚴諭令各督撫議其罪人皆希 上旨以為可誅獨閔探知 上有憐才意乃以議貴議功為言復以請督撫養廉實不敷用必須受諸陋規始足以充公項等語 上雖嚴斥心是其語李相因之未減其罪時以其弟獲罪降為三品頂帶故吳人謗曰議貴議功一言活昭信中堂難逃青史偽仁偽義三品留江蘇巡撫無補蒼生

云後以庇屬員冒徵案獲罪還戍人爭快之其家置產券約皆惟書文字蓋豫防籍没也其用心谿刻如此

李中丞

李中丞湖江西人屢任封疆以廉能著撫粵時海盜充斥邊民為之逋藪督臣巴延三性懦怯不能制公設關禁嚴為查究諭將士泛重洋冒波濤嚴為捕緝未逾年捦盜數千人公誅首惡其餘皆縱之曰此亦吾民何忍使攖白刃也故民皆感服輿人誦曰廣東其樂土來了李巡撫之語卒以勞瘁卒 上甚悼之謚公毅䕃其子為中書

舒梁阿三公遠見

乾隆初政令寛大一時輔弼大臣皆忠正有遠略嘗見梁文莊詩正掌戸部時上疏稿覈計度支盈絀如在指掌略言每歲天下租賦除官兵俸餉各項經費外惟餘二百餘萬實不足備水旱兵戈之用今雖府庫充盈然乞 皇上以節儉為要慎勿興土木之功黷武之師以為持盈保泰之計當時人皆咎其言利至嘉慶初年河水屢溢漫口川楚教匪用兵九載國帑為之告匱始服公之遠識預定於五六十年前也壬辰癸巳間 純皇帝以八旗火器未備因建營於藍靛廠間欲令鳥鎗兵丁皆攜家往住以便演習舒

文襄公上言火器為　國家要務不可使盡居城外以致內城無備倉卒用之難以立至　上從其言因分為內外二營至嘉慶癸酉秋林清之變有賴內營火器始能即時撲滅又西域初定公上言命商賈販紬緞往新疆貿令官與之平準而命其攜銀以歸不許私置貨物入關以干禁令蓋預防內地銀兩有所虧缺也又乾隆庚子　上以天下殷富乃議改綠營名糧名為公費而招募補實其額以為足兵之計阿文成公力言不可和相希　上意乃改巡捕五營之制天下督撫因而議符歲糜費　國帑三百餘萬國用因之不足甲戌春　今上從廷臣議始復舊制若三公者可

謂謀慮深遠得輔相之道矣

馬侯

奉義侯馬蘭泰者元裔也其祖某　國初時歸降最先故膺五等之封雍正中北征準噶爾馬為副將軍屯察汗赤柳軍中無以為娛馬乃選兵丁中之齠美者傅粉女裝褻衣長袖教以歌舞日夜會飲於穹幕中為他將帥所舉發奪爵遣戍焉

信勇公

信勇公瑪木特厄魯特人初為準噶爾宰桑乾隆癸酉杜爾伯特汗策凌來降後事覲達瓦齊遣公追之既入邊復逸出副都統達青

阿誘公擒之　純皇帝諭曰瑪木特儻名之不至或至而心懷不服則擒之可今遣使往輒至不明懲其罪反誘擒非也　詔宥罪遣歸給衣冠公感　上恩稽首而還後我兵入公感激前事且念達瓦齊不足事乃赴副將軍薩拉爾軍請内徙因入覲　上念歸志誠信授内大臣時議征達瓦齊以阿睦爾撒納為左副將軍以公為參贊公密奏曰阿睦爾撒納豺狼也雖降不可命往往必為殃　上以不逆詐諭之軍抵伊犁公多贊佽功封三等信勇公賞雙眼孔雀翎四團龍服命守扎哈沁以疾留伊犁聞阿逆叛（事見前卷）將脫歸乏兵衛為逆黨擒赴阿逆所阿逆慰之曰準噶爾與天朝

疆域殊異爾欲向內何也不如歸我當善視之公怒唾而言曰天下豈有無君之國哉達瓦齊篡而虐　聖天子討其罪噶爾丹策凌嗣已絕我不內歸將焉往且　天朝已捦我不即誅復釋還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何忍背之爾先我往　聖天子待爾厚爾乃謀逆今既捦我我何懼死則死爾大軍至將磔汝犬猶不食爾肉也阿逆斷縊殺之事聞　上震悼御製烈士行以獎之公生長窮荒乃知忠義若爾實為中原士大夫之所宜景行者也

仙提督

仙提督鶴翎山東人甲午秋王倫叛逆時公為千總隨副都統尹

公吉圖入汪家小樓搭緝王倫尹公騾抱倫背為賊黨刀劍叢至尹公撲地公奮身前救尹公出因背受刃傷如畫三日乃甦舒文襄公奏聞　上立擢為守備後游至湖南提督征苗匪時有勞績焉

富公

宗室輔國公富春者敬謹莊親王裔也任杭州將軍時撫軍王亶望貪吏也性耽聲色元旦拜　聖牌王以酒困故日中始至公正色責曰元日履端茲始拜　牌臣子禮儀安可遲延若是殊玩愒於時日也王長跽請謝公退謂人曰王公其不久乎為人臣者不

以篤敬將事能無遺天譴乎逾年王梁以貪縱敗卒如公言

李毓昌

李縣令毓昌山東即墨人中嘉慶戊辰進士揀發江蘇試用淮安報水災大吏遣公往查核故事凡委員往漫不省察惟收其陋規而已山陽令王伸漢貪吏也有冒增戶口事為公訪察將欲舉發伸漢懼乞太守王某代為緩頰公力拒之伸漢乃遣其僕包祥乞公從者李祥顧祥姚陞等私以賄進言公正色曰今歲某赴科場皇上所命題即以德本財末為言某雖不肖敢欺　君納賄耶明日並以此稟諸制府可也李祥等報顧退告諸包祥包祥懼因

以其賄賂顧祥姚陞等命謀害公以滅口顧祥等許諾是晚公赴太守宴歸明早即欲解纜時公寓古寺中寂闃無人夜間公獨酌自遣僕等因以毒酒進公飲覺之遂停杯血流於頤僕等愈懼因以帛勒死之以自縊聞王仲漢并賄通檢驗者遂朦朧通稟公柩歸家公叔某於襲衣中覩血迹因上控都察院　上大怒會緹帥緝獲姚陞盡得其實然後逮仲漢入鞫供如前因立置典刑已祥顧祥李祥姚陞等皆正法贈公知府銜廕其子為舉人　上復御製詩以旌之或云公柩歸時其家已釋然公託夢於其叔言其屈枉已授江都城隍神位篋中有血衣可證其叔如其言啟篋視之

果然因而成訟其語近誕不足信也

石倉十二代詩選

四庫全書提要云石倉十二代詩選五百六卷曹學佺著學佺工詩去取頗有别裁其明詩分初集次集千頃堂書目尚三集四集五集六集三百八十四卷近佚云今余家所藏則一千七百四十三卷較四庫所收多至千餘卷矣右逸詩十三卷唐詩一百卷拾遺十卷宋詩一百七卷元詩五十卷明初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四十卷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一百卷七集一百卷八集一百零一卷九集十一册十集四册續集

十册再續集九册三續集五册三四續集四五續集一册五續集三册五六續集一册南直集八册浙集八册閩集八册社集十册楚集四册川集一册江西集一册陝西集一册河南集一册九集後不分卷以册代卷其曰三四續四五續義例難通而雕鐫完好刷印清楚自是閩中初搨精本法時帆祭酒頗加賞鑒以為近世難覓之本惟七集八集中數卷為王功偉明經攜去以致遺佚不復得為全豹殊堪扼腕也

恒侍衛

宗室侍衛公恒斌字絅文　太宗文皇帝第十子輔國公韜塞裔

也充三等侍衛父薩喇善官吉林將軍以事謫伊犁方卧病不起
公奮然曰古人有身代父役者吾何不為遂陳情當事乞代奏有
旨責其沽名褫職仍 命從父行 純皇帝殊惻然也公竟行
晝夜侍父疾至廢寢食父每怒其愚公無幾微怨抵伊犁父疾以
瘳阿文成公時為伊犁將軍賢其行尋哈薩克新附遣使入貢奉
旨擇賢員伴送阿公因命公充伴送官入京途間馭陪臣忠信
得大體 上召見加慰藉仍授三等侍衛留京供職蓋 特恩也
公請畢伴送事仍往伊犁事父 上允之擢二等侍衛三十年烏
什回人叛公隨明忠烈公瑞由伊犁倍道進抵烏什戰屢捷三月

朔領兵為左翼陣城南山下接戰賊吏麕至公奮勇邀擊之所向
披靡賊懼隱城壕誘公公怒馬前萬鏃齊發不及禦殁於陣事聞
上軫惜因宥其父罪還京　賜邺如例廕雲騎尉
傅文忠之謙
傅文忠公恒以椒房勲戚當朝軸者幾三十年惟以尊奉前輩引
推後進為要務故一時英俊之士多集於朝如孫文定嘉淦岳威
信鍾琪盧巡撫焯等皆起自廢棄田里畢制府沅孫文靖士毅阿
相國爾泰阿文成桂皆公所賞識者後皆為封疆大吏其子文襄
王復以英年擁節屢鎮邊隅累世三公門多故吏殊有袁氏之風

閒公款待下屬每多謙冲與其同几共榻毫無驕汰之狀汪文端公死公為之代請得廕其子承霈為部曹舒文襄公籍沒遣戍公代贖其宅俟其歸而贈之故皆感佩其德久之不衰然於恩怨分明有詆之者務為排擠又頗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華美風俗因之轉移視諸盧懷慎布衣脫粟呂蒙正之休休有容者殊有愧於昔也

私造假印案

嘉慶己巳冬工部有書吏王書常者私鐫假印冒支國帑其於欽派歲修工程皆假捏大員名姓重複向戶曹支領每歲耗銀

至數十餘萬兩久之為工頭某告發始置書常於法大吏降黜有差夫水曹支領銀兩必須諸司空簽押畢關知戶曹度支大員復加查覈然後發帑定例本為詳慎乃諸部曹靣緣為奸伺大員談笑會飲時將稿文雁行科進諸大員不復寓目仰視屋梁手畫大諾而已更有倩幕友代畫者其習已久故使奸蠹胥吏得以肆其奸志嗟夫於照常供職之事尚復泄沓若是又安望其興利除弊致吾民於熙皥之世也哉宜夫我皇上屢降明諭諄諄之告誡也

伊桑阿

貴州中丞伊桑阿高文端公兄子也累任封疆以貪黷聞為下吏舉發 上命初頤園侍郎往詢得實解京正法 上怒其暴虐復遣侍郎瑚圖靈阿於中道賜死伊初聞 旨以為詐偽不肯受命瑚使人縛之乃叩頭乞貸須臾以待 恩命之至瑚笑曰曩昔威望皆往何處去也因以帛勒斃夫以封疆世族至於玩法致罪已無顏以對人乃搖尾乞憐如犬彘就死狀真不知是何肺腑也

盛京先朝舊物

盛京清甯宮貯 文皇帝時鞭鐙屢見 純皇帝之詩又 崇謨閣藏 高皇帝舊履以牛皮為之鞾護以綠皮雲頭又有 先

朝登山負物木架所持拐杖皆白木為之制甚樸素想見　祖宗
開創之艱公劉走馬之什古今若何符節也

洪文襄之降

文皇之收服洪文襄事已詳前卷中聞范家宰建豈言洪被擒時
文皇命先文肅公往說洪謾罵不已文肅以善言撫之因與談
論今古事時有梁間積塵落洪襟袖間洪屢拂拭之文肅遽辭歸
奏　文皇曰承疇不死矣其敝衣猶愛惜若此況其身邪後文襄
果降如公所料云

黃文襄設幕館事

黄文襄事蹟已見前卷聞公督陝甘時正值西北用兵公督師肅州乃設一公館凡藩臬兵備道州縣等所司軍旅事者皆寓其中公鎮日危坐中堂其郵騎至直入館院公啟封視之應付何司者立時分派目擊其抄稿鈐印畢即以咨覆故應付急速無以留滯軍事得以易蕆司軍事者宜以為法也

五國城

五國城在今白都納地方乾隆中副都統綽克託築城掘得宋徽宗所畫鷹軸用紫檀匣盛瘞千餘年墨跡如新又獲古瓷器數十件因得碑碣錄徽宗晚年月記尚可得其崖略云於天會十三年

寄跡於此業經數載始知金時所謂五國城即此地也

禮烈親王轟

先烈親王同鄭莊親王征輝發夜聞大轟頻生光燄鄭王欲凱旋

先烈王曰焉知不為破敵之吉兆也因整師進卒滅其國故今余

邸中轟頂皆懸生鐵明鏡於其上有異於他旗之轟按定制轟頂皆用銅火燄

蓋以誌瑞也

桂香東侍郎

覺羅香東侍郎桂芳 興祖直皇帝裔也為兩湖制府圖公思義

孫性豪宕中嘉慶己未進士 上召見曰奇才也因日見信任不

數年即登九列家素貧窶然不鳴一錢門生有餽納者公曰以束脩贄先生其誼甚古然某任司農尚可充用不敢拜受其惠因封還之時相有以苟且為政者公深惡其人至面責之曰不意宗臣中有如公之行者真汙蔑帶闒物矣某公恨之次骨然亦無如公何也癸酉秋林清之變公擬奏稿數條預以示董蔗林董曰公言雖是恐不能迎合 上意公正色曰此何等時尚以迎合為言耶董公為之拜謝乃已其奏上 上皆嘉納之甲戌春 欽命往粵西審辦成林案病寓於武昌未數日暴卒 上悼惜之獎以忠鯁有古大臣風焉先是公祖制府公公父觀察公恒慶及公身三世

皆沒於楚中亦一異也

張若瀛

張若瀛文和公之族姪也以吏員任熱河巡檢　純皇帝幸灤陽有隨侍太監某滋擾民間若瀛撫以善言太監愈咆哮乃命縛之立加大杖數十方敏愨公時督直省大詫曰張某瘋矣乃立劾之
上察其情曰非太監恣情不法若瀛安敢杖之其人殊有家風誠可嘉也因立擢為同知而遣戍其太監真　聖主大度有異於人也

書劍俠事

余友畢補垣云粵西永甯州有陳氏者家巨富嘗飲於州署中席間有偉丈夫闖然至衣服鮮美年甚髫稚與州牧款洽陳異其人訊諸州牧牧曰此所謂李氏子至州已三載惟以交納官吏為事實未詳其世族陳有少女因欲贅李為壻倩州牧為媒李慨允之惟約曰每月有數夕吾應夜出會客莫相為阻陳允之既贅數月每夕出終夜不返所招徠者皆峩冠奇服相貌儆醜之輩陳叟亦頗悔為婣既已贅之無如何也吳中有葉氏子者少無賴好劍術有老嫗導之能以劍為雙丸納諸口中又能使人以白刃擊其肩背終無血迹老嫗因曰此麻姑避劍法也葉拜學其術因出游於

外時　王師征緬甸有轉餉至楚南沅州者一夕忽失銀數百鞘守吏大驚因督責胥隸捕緝終日笞撻有老胥曰銀至數百鞘非一人之所能持如其夥衆多聲應喧沓何以守者闃然無所聞見其中必有異也因號泣路旁葉氏子適至沅異而問之老胥告其故葉憐其老曰吾可為代覓之因赴滇黔物色之終不得其要領一日路之永甯遇李生於逆旅曰此小李將軍也奚以至此因問諸路人曰此陳氏贅壻也葉氏子遂至陳宅告楚中失帑之故陳亦訝曰數日前吾壻頗暴富未審其財物所自豈即盜官項耶葉曰夜中令汝女細詢之陳叟告其女晚間李生至入戶見妻色懍

然曰此必有異因究詰之女戰慄無人色長跽以謝李生疑有他故因拔壁上劍將斬之葉氏子自窗躍入曰不可害良家女洩其機者為其甲請斬吾首可也李嗒然棄劍曰吾兄奚至此吾事敗矣不可久居於此葉氏子忿然責之曰吾儕以義為重豈可盜官家物使遺禍於他人以遺天譴也李生曰諾兄可速回楚官務保無遺失吾亦棄此而他徙矣葉氏子因辭陳叟歸李生亦以其日棄家去不知所之是夜沅庫得所失鞘封印如故葉氏子既歸吳中數載相物色者愈眾葉氏子曰布衣而享妖異之名其禍足以殺身因辭其父母云欲之黔蒼山學道至今未歸云此甲寅秋日

告余者今補垣已歿廿載未知其事確否聊漫錄之以誌異云

洪文襄款客

洪文襄晚年既謝事復獨居侘傺有其同鄉士人往謁公拒不見士人歸旅邸無聊甚晚間喧傳相國回拜已至門矣士人趨出公降輿握手故作寒溫泛語久之入則四庭肴饌備陳珠簾繡幕華燈輝熠公延客入首席陪座者皆一時名士旣而笙管繽紛伶工畢集演劇數齣酒數行罷公起告辭士人送出公又辭讓須臾乃登輿去士人返舍依然寒燈如豆破壁頹垣猶如故也盖公久蓄將畧無所施為聊借款客以展其懷抱耳

張文端代作詩

王文簡公士禎詩名重於當時浮沉粉署無所施展張文端公英時值 南書房代為延譽 仁皇帝亦素聞其名因 名漁洋入大內出題面試之漁洋詩思本遲滯加以部曹小臣乍覲 天顏戰慄搖觚竟不能成一字文端公代作詩草撮為墨丸私置案側漁洋得以完卷 上笑閱之曰人言王某詩為手神妙悟何以整潔殊似鄉筆文端公謝曰王某詩人之筆定當勝臣多許 上因命文簡改官詞林因之得置高位漁洋感激文端終身曰是日微張某余幾作曳白人矣

高江村

高江村士奇華亭人家甚貧寠鬻字為活納蘭太傅明珠愛其才薦入內庭 仁皇喜其才便捷凡遇 巡狩出獵皆命江村同禁籞羽林諸將校並馬扈從故江村詩曰身隨翡翠叢中列對入鵷黃者裏行蓋紀實也江村性趫巧遇事先意承志皆愜 聖懷一日 上獵中馬蹶 上不懌江村聞之乃故以瀦泥污其衣趨入侍側 上怪問之江村曰臣適落馬墮積瀦中衣未及浣也 上大笑曰汝輩南人故懦弱乃爾適朕馬屢蹶竟未墜騎也意乃釋然又 上登金山欲題額濡毫久之江村乃擬江天一覽四

字於掌中趨前磨墨微露其迹　上如其所擬書之其迎合皆若此也

內院筆帖式

國初海內甫定督撫多以漢人充之凡文移用　國書者皆不省識每省乃委內院筆帖式數人代司清字文書後內三院改為內閣翰林院繙書房等署而督撫衙門筆帖式仍沿舊銜未及更正云

裕陵聞香

刑部侍郎永祚言其任工部司員時督辦　純皇帝大葬禮事甫

啟地宮石門聞有異香自隧道出清芬可愛如是者數日乃已蓋
寢宮幽閟日久山嶽秀氣所鍾靈也

蔣文肅入場

蔣文肅 赫德 初名元恒永平欒州人幼為諸生善望氣數明天啟丁卯公赴科場夜間聞明遠樓鼓聲驚曰此頹敗之氣其國安能久長故不終闈而去徧遊九邊云王氣葱蘢聚於遼瀋其間必有聖人御世吾蓄材以待可也逾年 文皇帝入關公杖策軍門
上聞其文喜之因改今名遂携出塞不數載以致大拜云

陳提督

乾隆己巳　上命工部侍郎三和修理靜漪園別館中有複道可通西苑　上幾暇之餘嘗乘小輿率諸內侍數人由複道往監工外庭殊未知也時陳提督杰為中營千總日夕危坐宮門側督率工匠搆締初無怠容　上心識其人諭傅文忠曰汝中營有偉髯千總其人勤樸可任事因詢其名姓命文忠保薦之不數載遂至專閫云

祿相公

宗室相國祿康為誠毅貝勒裔於宗室中屬長行嘉慶初輔政數年繼和相既敗之後欲反其政故持躬清介馭下寬大僚屬感其

小惠翕然呼為良相然才具庸劣無所建白又不甚識字於古今政體毫未寓目其所挾持率皆以市井毀譽為之趨慕罔識朝廷大體故一時叢脞成風每多苟且之政最可哂者一日余會公於禁中蒙公教誨甚篤余因述其祖德公赧顏曰先世身遭刑戮安敢計功余為之駭然按誠毅貝勒為　顯祖幼子開創時勳勞稱最以病薨於邸經　太祖親臨哭奠立碑旌功事具　國史而公所言如此誠為駭異因細詢之乃誤以褚英貝勒之事歸之誠毅（按褚英貝勒為祖長子以事賜死）太誠所謂數典忘其祖矣後以故縱輿夫聚賭事降副都統復以失察胥倫事遣戍遼東侘傺以卒夫以天潢

貴胄而不學無術至此安可以當調羹重任也

亮總兵

伊爾根覺羅總兵亮祿以世廕任河南城守尉嘉慶庚申川楚教匪滋事已逾數載豫省將校皆檄調他往撫軍吳公熊光亦率兵堵禦盧氏腹心千里兵力虛弱故寶豐郟縣教匪藉以謀逆時布政馬公慧裕護撫篆省中惟滿兵千人而已馬公因命公率滿兵同往馬公固書生未嫻軍旅公曰吾聞兵貴神速未聞遲巧今賊初滋事率皆烏合之衆易於撲滅不可使其蔓延日久有害蒼黎也乃驅兵疾行未三日至賊尚未知覺公即率兵圍其堡寨聲言

滿兵自京中至數逾十萬賊未知虛實使偵者探伺公命樹八旗大纛五色絢爛並命兵卒以鞭箠馬腹使其騰蹶嘶號聲震數里賊已畏懼至夜間公起曰此正擒賊時也因吹角命士卒喊號進公首先踰濠焚其寨堡士卒益用命一鼓殲之回報馬公馬公方跼蹐危立戰慄不能上馬也事聞　上大喜立擢公副將後任雲南開化鎮總兵未逾年卒於任按賈豈為中原腹心之地四通八達無不襟連徽公乘賊之瑕即時撲滅儻至盤踞日久豕突於江淮濠穎之間則其禍有不忍言者矣若公者謂之社稷之臣可也

超勇王

超勇王成袞扎布額駙襄親王之長子也襄親王光顯寺之戰功
在社稷（事見後卷）王嗣掌定邊左副將軍印父子專閫軍中榮之其族
貝勒青滾雜卜因其兄額林沁多爾濟以故縱阿逆故賜死（事見前卷）
陰煽惑諸喀爾喀蒙古諸藩曰元太祖裔無正法理欲共謀叛逆
其檄至王所王大怒曰焉有人臣犯法而其骨肉代為復仇之理
吾家世篤忠貞豈可效叛人之謀自蹈誅夷也因首發其謀復寄
札於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令其諭所部知大義俾勿惑事聞
純皇帝嘉之即命王統師以勦曰大義滅親此王茂宏所以仗安
東節也王率諸喀爾喀藩部兵力為追捕青滾雜卜計窮擁兵自

衛王傳檄諸部宣布　國家威德其黨皆散惟餘青滚雜卜父子數人竄延沙漠中迷失道路為官兵所擒　上大悅賜王金黃帶封其子為世子以優賚之王白晳微髭數莖不類蒙古世族知兵法有元臣木華黎所著兵法王氏收藏之暇時擁一編展誦故用兵多合古法掌大將軍印幾四十年未嘗戮一褊卒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吾敢恣意誅戮貽禍於後人耶其弟郡王車克登布以勇捷見稱　上嘗以霍去病曾彰比之

軍營之奢

宗室副都統東林　文皇帝第十子韜塞裔也任侍衛時從征川

楚教匪凡十餘年其親為余言者云軍中糜費甚眾其帑餉半為糧員侵蝕任其濫行報銷有建昌道石作瑞曾侵蝕帑銀至五十餘萬兩然其奢費亦屬糜濫延請將師會飲多在深箐荒麓間人迹之所罕至者其蟹魚珍羞之屬每品皆用五六兩一席多至三四十品而賞賜優伶犒賚僕從之費不與焉有某閣部初至石為饋珍珠三斛蜀錦一萬匹他物稱是故其所侵蝕者轉皆湯盡至死無殮費人皆快之軍中奢靡之風實古今之所未有也聞明參政亮言其隨明忠毅公瑞征烏什回部時軍中大帥惟有肉一截鹽酪數品而已其事未逾數十年而其風變易至此其作俑者可

勝誅乎

李漱芳

李侍御漱芳四川人巡視中城有傅文忠公家奴欒大恃公之權勢招徠無賴輩肆行市衢間無人敢過而問者公慨然曰傅相以忠謹傳家故能奕禩而保大其家奴游蕩非公所能知者不可使其風日滋反貽累於棋房其攸關甚鉅乃命捕大審得實立登白簡　純皇大悦立遣戍欒大傅公罰鍰有差而擢公為給事中以旌其直焉其後以諫匿灾事失實降官人爭惜之

俄羅斯

俄羅斯國在喀爾喀烏里雅蘇臺之極北東西袤長數萬里東接黑龍江西延安集延敖罕諸部落其人黑晢眘目衣服食物言語文字皆近西洋與蒙古部落習俗懸絶其文官皆洋中人為之武官始參用本國人其主名察罕汗女傳已七世生男則為異姓人生女始為國種又蒙古源流云元太祖之長子分封絶域來往數萬里事見元史即為俄羅斯之始祖云然則彼國亦元裔也其世系萬可考矣

熊志契

熊文端公賜履漢陽人相仁皇帝先後幾三十年忠清剛介崇

尚理學當時號爲賢相薨時家無擔石賴族人熊本主喪始獲葬焉其暮年始生子名志契公甚鍾愛然志契才智庸劣幼失怙恃無人訓迪遂至目不識丁 仁皇念公舊德 召見志契欲賜科目因問曰汝所羨慕者何志契童騃因遽曰我欲策蹇驢遊都市中 上嗟嘆曰賜履無子矣因命歸乾隆甲子授翰林院孔目遂命上駟院賜驢一頭以遂其志後志契以孔目終其身歷官幾四十餘年乾隆丙午始卒年已七十餘矣

阿文成相度

阿文成公與和相同值軍機大臣十數年既薰猶不相合乃除

名見議政外毫不與通交接凡立　御階之側公必去和相十數武愕然獨立和就與言政事公亦漫應之終不移故處也安南國王阮光平至京道其臣饋公土儀公取一二物使人出曰中朝公相問陪臣好汝國王既誠心朝覲其優賚厚寵皆出自　皇上體恤遠人之意莫謂中朝相公不識順逆二字也其陪臣汗流夾背出謂人曰此誠宰相語公有　上賜馬一日脫繮去園人入告公方觀書曰見之既獲復命公徐曰好仍讀書如故其相度也若此

蔡必昌

蔡太守必昌任四川重慶守云能過陰問預知冥中事傳文襄王

征廓爾喀時蔡往謁見王因問此行休咎蔡云此次行軍蔵事必速冥中祇造冊數月此後不數年川楚間當有大劫難至冥中已造冊數年尚未已也王因問冊中名姓蔡憮然曰未來事不可預言依稀記得秋帆制府乃冊中首領也其言乃甲寅七月望日洪大令 慶祥親告余者其時楚中尚無兵燹之事余責以為妄言休咎明年果有楚苗之變其後川楚教匪蠢動兵連九載始得蕩平果如洪令所言云

按雜錄中不錄鬼怪詭誕之語以為近日奇異小說過多有意避其窠臼惟載此段與費直義公事者費事載後費事乃余幼聞

先人所述必非荒渺之語此言實係余聞於未變之先者故漫記之以誌異云

四神祠

太液池北岸大西天寺中有四神祠狀貌偉然甲胄峙立聞故老云為瓜爾佳直義公費英東舒穆祿武勳王揚古利鈕鈷祿果毅公額亦都瓜爾佳公勞薩四公之像　孝莊文皇后念其舊勳故塑像祀於朝中乾隆戊寅寺中災太監等往撲救見四像宛轉欲動急扶之出四神像即似趨行狀不數武已至門外得以無恙亦一異也

蘇相國

蘇相國凌阿 姓他塔拉氏中庚申舉人晚年與和相聯姻始游公卿齷齪守位貌甚衰見任江督時貪庸異常每接見屬員曰 皇上厚恩命余覓棺材本來也人皆笑之其劾楊天相誣盜案事衆皆為楊抱屈 正法日六營合祭哭聲震天幾至激變賴陳軍門大用安撫之始已其入閣後龍鍾目眊至不能辨戚友舉動賴人扶掖瑶華主人弘旿嘗笑謂余曰此活傀儡戲也和相賜死後公即予告復命守護 裕陵久之乃卒然其少時充中書舍人請諸於政事堂中衆皆笑其庸劣惟鄂文端公曰諸君莫輕視蘇公其

人骨相非凡將來必坐老夫位也人皆以為公一時謔語後卒踐其言亦一奇也

楊誠齋軍門

楊誠齋軍門芳貴州人少貧屢讀書應試未就乃充行伍籍軍糧以贍其家乾隆乙卯楚苗猓發毗連黔境銅仁諸苗亦乘時蠢動攻銅仁寨時遊擊為孫總兵清元欲棄寨避賊公奮然曰芳聞咫地寸土莫非為天子所守者柰何委之於賊孫壯其言因與賊戰乃至敗績時福文襄王督師命諸將移寨聞兵敗怒欲置孫於法孫叩首曰非裨將之過皆楊芳一人意也王命縛公至詰曰汝何

人乃敢抗吾法時兵衛森嚴堂宇深遂公大聲曰芳幼讀聖賢書惟知忠孝字今寨雖小為　天子所畀付若輕棄是違　君命也故芳欲一戰以楊士氣其勝之與否自有主之者非芳之罪如使芳執役效命早褁屍馬革矣言既終愀然長嘯王壯其言命為親軍日見委任不數載官至專閫公與楊時齋軍門為布衣交遂至通譜公善謀時齋善戰二公如左右手不可須臾離者其守陝安鎮政令寬洽民感其惠公嘗入　陛見其署篆者暴虐激變營兵亂軍蒲大芳揭竿而起然感公舊德曰楊夫人在慎勿擾害也因共舁夫人轎送出南山共拜叩去其善馭士卒也如此

信莊二王生命

信恪郡王如松莊慎親王永瑺同年月日生莊惟後信數刻時互以弟兄稱之稽其福命信先莊薨十七年然其子恭王淳頴以復睿忠王爵故因贈王為親王莊恪王無子嗣其弟子承襲信恪王少封公爵任工部侍郎等官莊恪王少亦賜公品級歷副都統等官雖文武少差而其陞轉如一亦一異也

先悼王善六合槍

先悼王諱椿泰先良親王嫡子幼襲王爵濶懷大度撫僚屬以寬恕喜人讀書應試人皆深感其惠善舞六合槍手法奇捷雖十數

人揮刃敵之莫之能禦又善畫硃砂判嘗於端午日刺指血點睛故每多靈異余少時尚見一軸其判俯首視傍側如有所覷每使人警畏云

欽訓堂博古

宗室輔國公永璥號素菊理密親王孫也好收藏古字畫書籍善為甄別真偽凡經公品題者百無一失故收藏家皆首推之汪文端公嘗倩公分別所藏卷軸公撫摩終日曰惟米襄陽一帖近真迹其餘皆偽鼎也汪為之勃然變色公亦不顧也余幼時拜謁其室見架上書卷紛披惜未得一寓目近聞皆至散佚殊可惜也

趙護衛

趙護衛名赫紳其先蒙古人為余邸僚屬性忠醇先修王命傅先
恭王凡醫藥飲食皆賴以調護乾隆乙亥春邸中有護衛雙愛者
出境滋事先人劾之愛因反噬為奉先人命者而引護衛為證時
先人與時相不睦因嗾某尚書欲坐實其事時尚書據高座侍郎
等左右列護衛因服縲絏入尚書故作怒狀欲護衛引附先人加
以三木者再護衛仰天大呼曰如本王知情方隱匿之不暇敢據
實以入告乎皇天后土實鑒斯情赫紳雖死不敢誣王以求活也
尚書為之氣奪時趙方伯琭英為部郎因進言曰紳已老不可再

加以刑何不以鞠紳者而鞫愛也尚書語塞不得已引愛鞫之甫加刑愛即輸服先人之冤始白而護衛卒以創死

費武襄公知大體

費武襄公揚古以戚畹故封伯爵為撫遠大將軍征噶爾丹既奏凱眾皆欲露布揚功績公却之其奏摺惟言兵至某處失迷道路宛轉山徑中數日又於某處敗績又於某處絕糧數日皆臣失算之故賴 聖天子洪福得以無虞今徼幸成功實出意外之語幕客或咎其失體制公曰 天子深居九重如見奏功之易若此必長其好大喜功之志軍中士卒勞瘁不可不令 上聞之以消異

曰窮兵黷武之患也人皆服其言得體云